



理學類編

卷之三

論鬼神之情狀
論祭祀之感通
論人物之始生
論禽物之靈
論輪迴死生之辨

口七13
954
3





論鬼神之情狀

理學類編卷之五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曰鬼神自無而自生而自滅自無而自生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

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

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

理學類編卷之五

卷之五

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
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
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又
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是
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張子
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
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
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

爲變鬼之狀也○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
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
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
摺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
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氣爲物遊魂爲
變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
而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又
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

也遊魂為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氏曰氣謂嘘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為魄陰讀為

陰言人之骨肉陰於地中為土壤焘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焘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又曰君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
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
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然能使人畏敬
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
之驗也○定宇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
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
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

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
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
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
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
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
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

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
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
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
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
明始終初無一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
夫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知矣○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
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專
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
知知者之事也○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而謹疾有病而
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此而專禱鬼
神是不知也爲善去惡亦人道之所宜也或
者不務爲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

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間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月來日往，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迹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肅于染觸于胸，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

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徃徃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爲妖怪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

是說徃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
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
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
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
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饒氏曰造化
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
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
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

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
且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
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
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問滋息
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
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
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

○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
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
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魂聚成
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
人曰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
子曰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

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
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
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
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
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氣入
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
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
魂魄人之嘘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

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曰然問既屈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
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其情狀可得而知也
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
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
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

狀也○觀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
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
乎兩間爲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
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
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
魄存形化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月

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
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
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
子所以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
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
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
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

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
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
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
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
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
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
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

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云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嘘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

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一氣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神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

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

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
屬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
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
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
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
未氣滋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

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
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
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
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
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
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
燒香煙便是魂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

光燄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

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未墜而歸于地也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
乎人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
物則謂之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
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
物則腐於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
人物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
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
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
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
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
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
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遊魂爲變間有爲
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散若爲妖孽
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成妖孽

若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或問世人有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操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熱冬月開一朵花豈

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

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
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
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
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
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
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
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
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旦
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
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
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
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
更在人自體究又日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
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

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
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神
為魂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
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
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
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
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
下書言帝乃徂落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

降下者也

勉齋黃氏曰鬼神之說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
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
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
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
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
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

感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
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顯然
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
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
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
是也自當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
如韓子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爲聖
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看

如人死日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
考來格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
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
分劑不可踰越自當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
壟土墳水岡木妖或懸箕附穎或生靈起鶴
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
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看

右論鬼神之情狀○愚按鬼神之情狀

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
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
天也則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皆鬼神也
變土氣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即人
心體心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寐嘘吸皆
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
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
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

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
為神魍魎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無
知之論曾可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朱子曰非其鬼謂
非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南軒張氏曰祀
典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
天理也有是理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
而祭焉既無其理何享之有

論學記之感通

理學類編 卷之五

二十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
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范
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
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
禮爲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
蒸成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

是神也令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
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
求邪名山太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
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
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爲靈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二
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
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渙與萃言之雖

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
有妙理於若有若無間斷制得去始得曰如
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
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徧塞滿觸目
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
家精神○或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
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
不誠則無之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
說得麗了這合當道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
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
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
氣也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
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

散消長朱子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
與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
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理生生不窮祖考
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
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
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着既散後一似都無
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
在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
又問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
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
盡其誠敬則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
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
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
未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
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要

人自看得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祭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

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抑有其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其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时便有道要無时便無是皆出乎人矣鬼神是合有底物事祖宗亦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

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
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
便是箇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
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心便是箇在
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
設許多禮儀不是爲此姑謾爲之耳
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
問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用生者則固浩然

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
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
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
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底亦
自浩然且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
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
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
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

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鮪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曰如今祭句芒夏是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于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用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籩豆簋簠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問器血於地甚無義理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

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爲也若
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
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聚以祈禱之其
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象心之所輻湊便有生
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藉他之生氣
耳如古人豐廟豐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
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其神
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因言
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時便有
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箇廟貌
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侍求非望無所
至

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無福
田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亂

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係如釋迦本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君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書言張郛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爲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一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

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刺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之故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每造開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

人道亂矣而世俗爲貌像爲立配爲置男女
屋而貯之褻瀆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
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
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
之論可以發愚蒙破聾瞽

陳氏又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
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
千七百區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

以存伍子胥廟爲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
而不可血食於楚廟去狄公未久而淫祠極
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耳○今按程
子遺書載范文甫赴河清尉問於伊川先生
刺曰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伊川曰正者謁
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
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
稷而已又問恐駭衆聽曰昔狄仁傑毀江淮

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具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可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陳氏又曰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殺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

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獸之猛鷲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爲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次其氣自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

關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下理下氣所謂齊
戒以神明其德卽此意

唐玄宗好鬼神以太_子博士王瓌爲祠祭使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致堂胡
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
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旣衆於是
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
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

用事雖然王瓌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
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
亦悲乎

易繫辭曰又論祭祀感通之理○愚按古人之
祭祀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
之意耳是以竭其誠敬薦其時物而
奉其祭祀故能致鬼神之來格後世
此理不明其所以事鬼神者旣無誠

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語於是古

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理學類編卷之五 畢

理學類編卷之六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人物

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
化生○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
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魯齋鮑氏
曰天地是劈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
爲之主便是箇坯璞子然後爲父爲母生人

論人物之始生

理學類編卷之六

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禮記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凝聚而成形者也○真氏曰天地之德指乾坤健順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

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以爲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耳○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而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
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精以氣
言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
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
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

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
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氣聚成形則形變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
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
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
錯綜於其間也疑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
若不如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禩則形

化長而氣化消。○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程子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為陽，陽

氣流行則為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陰陽者，蓋做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如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
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
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
中嶋嶼稍大人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
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
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
論之耳如海上忽露出沙嶋便有草木生有
毛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

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
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
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
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
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蟲生其間此氣化也
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
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朱子曰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
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
人如今如何有許多入那兩箇人便似而今
人身上蟲自然變化出來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
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或
問橫渠此言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

之時爲復是亘古亘今如此朱子曰只是統
說只今便如此又曰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
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遊氣以
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
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
撒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
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
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磨八卦相盪此陰陽

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鮑氏曰：一元之氣，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袞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

位乎上，交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地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予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爲體者，

理學類編 卷之六
皆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者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北溪陳氏曰塞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掇一字來說理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

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有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如何朱子曰太極圖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
一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
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
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
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
交乎地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地氣交乎天於
人爲女於物爲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

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
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
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
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
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
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
是理爲主然氣有清濁清者爲氣濁者爲質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骨肉毛血陰之爲也○勉齋黃氏曰水火之氣問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爲之耳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明昏濁之異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氣清明而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

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
 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
 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
 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
 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
 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受
 朱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
 間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
 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
 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
 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
 知祭犬之能守禦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
 未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孺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

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筭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石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瞽瞍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

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
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
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
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
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雉鷹
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
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

問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
何也朱子曰只有這一路通便却專人却專
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
知覺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
便敷榮若擢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
未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
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

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故草弱木是得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問而鳥棲本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鴿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有血

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負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未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比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猛結

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龜如何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

之有雌雄银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程子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只爲是陰

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
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
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
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
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
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
氣故重濁也○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

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
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
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內百理具備皆在上
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
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於天地
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著於天地
間風氣乘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蓋

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具備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入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

者多矣然而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爲二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同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一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

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下氣
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
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
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
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
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
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
爲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

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
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
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
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
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
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得其
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

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
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
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
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
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
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
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
之氣者義鱗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

者也倒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
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
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麒麟東方仁
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
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
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
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皆多瞋
惟龍不羸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

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
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
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文縞其
將飛必墜干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爲
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爲鸞鳳飛冲天降之小
者爲鴿爲鶴飛近天極爲鳧鴨飛搶地至於
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
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爲甲蟲蜈蚣常多

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爲鱗蟲羽蟲常多生氣
漸出故也故龜鼈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
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
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
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
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
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
其實各從其類也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
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
惟聖人得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
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
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得不高厚止柄柄
為干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
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

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天死大抵得
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
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
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
雖有些渣滓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
發自大賢以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
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
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

轉昏爲明有_二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
看得出而行爲不篤多般詭譎是又賦質不
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
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
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
惡味夾雜了又有_二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
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
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

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
又有_二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
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_二條戾氣來衝拗了
如泉出來甚清却被_二條別水橫衝破了及
遭巉岩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
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
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_二律齊畢竟清明
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

尚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愚按論人物始
生於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
有形化張子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
也論人物始生於結胎受形之初則
由精氣之聚而後有是物朱子所謂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由是言之
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於陰

董子曰人陽之外哉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
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
地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
十一月而膏二月而胎四月
五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成
七月而動八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
以成五藏乃形而醫書之說亦然因
附見于此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賦予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

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大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

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人物之生

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也但其分之殊則

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備有五
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
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
宋理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爲物之靈○愚按人與萬物
並生於天地之間當知自貴於物知
自貴於物則天以是理賦於我而我
受之以爲性者可不自盡其道哉苟

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絕之域
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
吁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
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
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天不斷續陽已
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

始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
之說而發○按張子嘗曰形聚爲物物潰反
原反原者其遊魂爲變乎故程子辨其非○
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
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
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
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
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

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
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
以爲造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
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
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
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
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
苦求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
廻未之思也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
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兩問輪廻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
人爲惡者死則變爲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
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
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

其氣實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
生爲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
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
爲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今按
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
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
則輪廻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眾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畜而爲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循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蠕與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無定數

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爲入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

能獨茂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

問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以聚散真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卽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凡具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未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

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
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
宋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比却謂
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
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
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

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
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太緊是如此然亦有
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
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
未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著那生氣亦能
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
然嘗見永春人家生子耳上有猪毛猪皮者

何也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
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部却脹吸氣時腹部却厭論來
未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
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
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
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
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

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今按
朱子此語亦可證輪迴之說蓋所呼之氣既
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
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
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爲鬼散則漸
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
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右論輪迴生死之辨。○愚按輪迴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縝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也。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併錄之。

理學類編卷六

